

《诗经》郑、卫诗歌研究

杨洁 著

詩經卷之三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或杜

地後爲南王可從而死其弟友爲宋
爲桓公其子武公繼突定平王於宋都
奔爲司從大得穀桓之地乃從其封而
移舊號於新邑是爲鄭地故在合譯

州後縣於鄭西今之鄭州是
也其具以山川詳見柏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

叶反

今還子授子之粢兮

賦也緇黑也緇衣即大
夫所服之服也宜稱

改以適之館舍案鄭詩大曰宋之精聖者
○舊又鄭和公武公相繼爲則司徒善其
義與人說之故作是詩下子之服緇衣也其

《诗经》郑、卫诗歌研究

杨 洁 著



詩經卷之

鄭一之七

之鳩宜王以封其弟友爲采

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太武之初是
爲桓公其子武公毅突定平王於東都
亦爲司徒又得靈柏之地乃爲其封而
爲魯靈新邑是爲靈柏城其在今澤
州靈新縣即今之靈州是
之其地大山川詳見柏城

緇衣之宜兮今敝丁又改爲兮適于之何

今還子授子之祭今還子授子之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郑、卫诗歌研究/杨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61 - 8946 - 7

I. ①诗… II. ①杨…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746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之一。《诗经》，本来只称为《诗》，或根据其收录诗篇的大约数而称为《诗三百》，原来并没有“经”这个尊号。所谓《诗经》，是后世儒家学者将其尊为经典以后的称呼。《诗经》所收录的作品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有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诗经》三百零五篇共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按照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的说法，《诗经》这部古老的文化元典是经过孔子的“论次”而成书，亦即经过孔子研究、整理而编订成书，并由孔子传授给其后学。孔子不仅对《诗经》有整理编订和传承之功，而且还非常重视《诗经》。在孔子看来，《诗经》可谓是一部具有重大教化作用的百科全书，他对弟子们讲述《诗经》的思想价值和学术意义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而且对其儿子孔鲤讲述《诗经》重要性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曾论述《诗经》的教化作用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可以说孔子是有史可考的最早最重要的《诗经》研究专家。

孔子之后，研究、传承《诗经》的学者代不乏人。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诗经》与《尚书》《仪礼》《周易》

《春秋》一起被确立为国家法定的经典，立于学官，设置博士，进一步推动了《诗经》学的发展。从汉代迄今两千多年间，《诗经》研究一直是历代学术研究的显学，有关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到了现代，随着西风东渐，学者们开始借鉴西方的学术理论从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来研究、解读《诗经》，使《诗经》学从传统的经学模式进入一个多元化的新时期，拓宽了《诗经》的研究途径，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与发展。

杨洁博士的《〈诗经〉郑、卫诗歌研究》即是新近完成的一部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对《诗经》中的郑、卫诗歌进行系统探讨的新著，本选题对于丰富《诗经》研究很有学术价值，值得学术界关注和重视。

本书稿所谓“《诗经》郑、卫诗歌”指西周、春秋时期郑国和卫国的诗歌，包括“郑风”“邶风”“鄘风”“卫风”四部分。众所周知，郑、卫诗歌在《诗经》占有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似乎对于郑地和卫地的诗歌也给予特别的关注。如孔子曾主张：“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论语·阳货》也记载孔子曾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孔子把郑声和雅乐相对，认为郑声与利口一样，是能覆邦家者。孔子这里所说的“郑声”是否就是指《诗经》中的“郑风”？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家许慎说：“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矣，故郑声淫也。”（《五经异义》）显然，许慎认为孔子所谓的“郑声”就是指《诗经》中的《郑风》而言。此外，《礼记·乐记》也曾对郑、卫之音加以贬斥说：“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虽然《论语》与《礼记》所指斥的“郑声”与“郑、卫之音”是否就是指《诗经》中的郑、卫诗歌还难以论定，虽然学术界对于许慎将“郑声”定性为“郑诗”的说法还有异议，但由此可知《诗经》中的郑、卫诗歌（即“郑风”“邶风”“鄘风”“卫风”）相对于其他风诗而言当有着特殊的性质和地位，值得加以重点探讨。有鉴于此，杨洁博士便以《〈诗经〉郑、卫诗歌研究》为题对《诗经》中郑、邶、鄘、卫四部分风

诗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本课题主要是以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探讨《诗经》郑、卫诗歌的时代、地域及气候等特点，并从诗歌中分析西周至春秋时期郑国和卫国的社会状况、民俗文化等因素，探究两地受到的殷商旧俗与周代礼俗的不同影响，从这些文化要素进而分析郑风和卫风的不同主题、文学风格特征；考校郑、卫诗歌的近似处及差异处，并探究了后代学者对郑、卫诗歌众说纷纭的原因。

本书稿采用了学科间交叉研究的方法，综合运用了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文献学、民俗学和地域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诗经》郑、卫诗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值得提倡。这种研究方法扩大了文学史研究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诗经》中“风”诗研究的单一切入的研究方式有所补充和丰富。本书还运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在比较点的选择方面，不仅对《诗经》郑、卫诗歌产生历史时期的地理气候状况、文化根源等进行了比较；还宕开笔墨，从《诗经》整体角度着眼，将郑、卫诗歌与齐风、秦风等进行比较，从更加宽广的角度，更加清晰精准地揭示出了郑、卫诗歌的特点。

本书稿在内容方面对《诗经》郑、卫诗歌研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通过对郑、卫诗歌特点的分析研究，较好地解释了所谓“郑声淫”“放郑声”与“思无邪”之间的矛盾问题。通过郑、卫两地诗歌形成时期的地域气候条件和地理特征的比较，阐发了气候状况对两地诗歌意象使用和诗歌风貌的不同影响，较清楚地揭示出了《诗经》中郑、卫两地诗歌所反映的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色。本书还探讨了郑卫诗歌中蕴含的商、周思想文化的遗迹及其与卫诗中邶、鄘、卫三风排序的关系，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以上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诗经》研究，可以看作是以往学术界对《诗经》郑、卫诗歌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细化和系统化。

当然，金无足赤，本书稿也还不能说尽善尽美，如个别论点的论证还有欠严密和充分，还需要提供更多的论据加以说明和论证。希望并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者对这些问题能够进行更加充分的探讨论证和更为清晰明确的阐述。

杨洁博士曾在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与我有师

生之谊。该书稿即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现今这部书稿即将付梓问世，杨洁博士索序于予，谨弁数言以志祝贺之忱。

丁 鼎

2016年7月19日于历下枕肱斋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绪论	(1)
一 《诗经》郑、卫诗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二 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	(7)
三 研究意义、方法和前景	(8)
第二章 《诗经》郑、卫地域诗歌与周代地理气候	(11)
第一节 三监史事与邶、鄘、卫地域考辨	(11)
一 三监史事与叛乱原因	(12)
二 三监人物考辨	(14)
三 三监地域方位考辨	(19)
第二节 气候对《诗经》郑、卫诗歌的影响	(24)
一 郑、卫风诗产生时期的气候和植被	(24)
二 气候对郑、卫诗歌的影响	(28)
第三节 区域历史地理与郑、卫诗歌	(37)
一 郑地和卫地的历史地理特征	(37)
二 郑诗中的自然地理	(41)
三 自然地理环境对卫、秦风诗影响比较	(43)

第三章 《诗经》郑、卫诗歌风俗文化考论	(49)
第一节 郑、卫婚恋诗地域文化特征比较	(49)
一 郑、卫婚恋诗的比较	(50)
二 卫地的桑间濮上传统	(51)
三 郑地婚恋诗的地理文化根源	(57)
第二节 郑、卫诗歌的审美风俗	(63)
一 郑、卫诗歌中的尚武风俗	(63)
二 郑、卫诗歌中的审美风俗	(70)
第三节 郑、卫诗歌与宴饮文化	(77)
一 酒文化的源头与宴饮礼仪的产生	(77)
二 《诗经》中的宴饮礼仪	(78)
三 《诗经》郑、卫风诗中的饮酒风俗	(80)
第四节 卫诗与商、周文化	(82)
一 商、周文化对卫地的共同影响	(83)
二 卫诗中的商、周二元文化	(86)
三 文化的二元影响在其他风诗中的表现	(91)
第四章 《诗经》郑、卫诗歌的主题	(94)
第一节 《邶风》诗歌主题与产生时代	(94)
一 婚姻爱情诗	(94)
二 政治和出仕诗	(105)
三 贬刺诗	(109)
四 其他诗歌	(111)
五 《邶风》的主题特点	(119)
第二节 鄘风诗歌主题与产生时代	(120)
一 讽刺诗	(121)
二 赞美诗	(124)
三 婚姻爱情诗	(129)
四 忧思诗	(131)

五 《邶风》的主题特点	(132)
第三节 卫风诗歌主题与产生时代	(133)
一 讽刺诗	(134)
二 赞美诗	(136)
三 征战诗	(139)
四 婚姻爱情诗	(140)
五 忧思诗	(143)
六 《卫风》的主题特点	(145)
第四节 郑风诗歌主题与产生时代	(146)
一 婚姻爱情诗	(148)
二 贵族赞美诗	(157)
三 讽刺诗、唱和诗等	(161)
四 《郑风》的主题特点	(163)
第五章 《诗经》卫诗的排序原则与“郑卫之音”	(165)
第一节 “郑卫之音”考论	(165)
一 “郑卫之音”的历史评价	(166)
二 “郑卫之音”的特征	(170)
三 “郑卫之音”的渊源与发展	(173)
四 儒家对“郑卫之音”的批判	(176)
第二节 卫诗的排序原则	(179)
一 卫诗的分编排序原则	(179)
二 文化根源	(184)
第六章 郑、卫诗歌的艺术风貌	(187)
第一节 郑诗的题材和艺术特征	(187)
一 率真自然的婚姻爱情吟唱	(187)
二 散文化和叙事性新特点	(192)
三 自由欢快、轻松愉悦的感情基调	(196)

第二节 卫诗的题材和艺术特征	(200)
一 对贵族生活的多方位全面展示	(200)
二 细致传神的人物刻画	(202)
三 忧思伤怀的情感基调	(205)

第七章 卫诗个案研究史述评

——以《邶风·简兮》《鄘风·桑中》为中心	(211)
第一节 《邶风·简兮》主题的历时研究	(211)
一 唐前“社会功能说”	(212)
二 宋代“自嘲说”及隐含的时代背景	(214)
三 清人的“贤者自伤说”	(215)
四 现当代思潮下的“爱情说”	(217)
第二节 《鄘风·桑中》主题的历时研究	(218)
一 文学功用观念下的“刺奔说”与“刺淫说”	(219)
二 理学背景下的“淫诗说”	(221)
三 从文本出发的“爱恋情诗说”	(225)
四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原始习俗说”	(226)
结语	(229)
主要参考文献	(231)

第一章 绪论

一 《诗经》郑、卫诗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对《诗经》的研究从古至今延绵不绝，古代对《诗经》的研究多是宏观而整体的，有关郑、卫诗歌的研究包含于《诗经》的整体研究当中，多为片段式的。现当代的《诗经》研究更加微观而具体，出现了一些就《诗经》郑、卫诗歌进行的专门探讨。

（一）古代相关研究

对《诗经》国风的探讨从古代便已开始。《左传》卷九《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春秋时期吴公子札聘鲁观乐，乐工为其演奏国风及雅、颂的情景。

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

所同也。”^①

公子季札在欣赏《诗经》乐歌后，描述了自己的感受并进行了评价。他的评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结合历史背景评价诗歌风貌，如评价卫风的“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郑风的“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豳风的“其周公之东乎？”等都是结合历史背景抒发的对乐歌的感受。其二，结合地域特色分析诗歌特点，如论述齐风的“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认为齐国处于沿海地带，大海的广阔给齐地带来一种豁达宏阔之风。其三，结合歌、乐、舞综合描述感受，如对颂的评价。

到了汉代，出现了专门研究《诗经》的今、古文学派。今文学派主要包括齐、鲁、韩三家；古文学派主要是毛诗学派。今文学派阐释的《诗经》被称为今文诗；古文学派阐释的《诗经》被称为古文诗。古文诗由郑玄做笺后流传下来，今文诗逐渐亡佚，只能从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刘向的《列女传》、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著作中搜寻有关观点。今、古文诗在研究郑风、卫风时，有几个共同点：第一，重在将诗歌与西周、春秋时的史实相比附，尽力为诗歌寻找历史依据，攀附史实进行解释。第二，因循孔子的“兴观群怨”说，重在发挥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如《毛诗序》对《邶风》多首诗歌的主题均解读为“刺”，便是发挥了诗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社会功用。郑玄兼通今古文经，多从毛传阐发诗义，并往往以礼笺《诗》，形成了较为完善成熟的学说观点，表达了个人对时事和命运的关注。如《郑风·山有扶苏》云：“山有乔松，隰有游龙。”郑《笺》云：“游龙，犹放纵也。乔松在山上，喻忽无恩泽于大臣也。”又如《郑风·丰》篇，毛《序》云：“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郑《笺》云：“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体现了郑玄以礼笺诗，

^①（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8—671页。

联系政事的特点。

除经学研究以外，汉代史书对不同地域的地理特点和风俗状况进行了记载和论述。《史记·货殖列传》记录了各地域的地理风貌和物产风俗。《汉书》则详细论述了周代各地域的地理、物产、风俗，还论及了地域民俗文化对人民性格的影响，这些论述对探究地域文化与国风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述了郑、卫地域的地理特点和民俗文化：

（郑地）土陋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濯濯兮，士与女方秉菅兮。”“恂盱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此其风也。^①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刚武，上气力。^②

《汉书·地理志》不仅对山川地理风貌进行论述，还结合历史兴废对地域民俗文化有所述及，且论述较为详尽，符合史实。继承发展《汉书·地理志》的写法，后代探究《诗经》地理方位、历史沿革的著作，有唐代李泰的《括地志》、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宋代王应麟的《诗地理考》，清代朱右曾的《诗地理征》七卷、雍正梓的《十五国地理图》、桂文灿的《毛诗释地》六卷、尹继美的《诗地理考略》二卷，图一卷等著作，这些著作均属地理考据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学研究今多不传，著名经学家王肃作有《毛诗义疏》《毛诗问难》等，惜今已不传，徐遵明、雷次宗、周续之等经学家的《春秋义章》《毛诗六义》等著作也已散佚。到了唐代，孔颖达受唐太宗指令，编纂了《五经正义》，其中的《毛诗正义》代表了唐代官方对《诗经》的态度和解读。在《诗经》郑、卫诗歌的阐释方面，《毛诗

①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2页。

② 同上书，第1665页。

正义》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多先依据毛诗和郑笺点明郑、卫诗歌的主题，再串讲经义，如传笺有所不同，再对郑笺与毛诗的不同之处进行解释。第二，继承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重视郑、卫诗歌的教化功能。如《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一句，毛《传》曰：“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学而成也，听其规谏以自修，如玉石之见琢磨也。”

宋元时期，从欧阳修开始，一股疑经、思辨的思潮兴起，形成了与先秦和汉唐《诗》学不同的特色。欧阳修对《诗大序》持怀疑精神，努力探索《诗经》的本义。苏辙也主张重新阐释《诗经》中诗歌的主题，但部分地保留了《诗序》的观点。朱熹作《诗集传》《诗序辨说》等，成为疑古学派的代表，他对《诗经》郑、卫诗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第一，重新考察《诗经》郑、卫诗歌的本义，而非归于温柔敦厚的诗教。认为郑、卫诗歌乃男女自述其事其情，并非为了讽刺时事，否定了《诗序》中的怨刺之说。比如朱熹认为《郑风》当中的《山有扶苏》《有女同车》《狡童》等诗歌为表现爱情的作品。第二，对《诗经》郑、卫诗歌的文学性有相当认识，开始对诗作的人物、语言等进行探讨。第三，对郑、卫诗歌的地域特点及这些地域特点给人民性格带来的影响略有述及。在《卫风·木瓜》篇中，朱熹引述张载的观点阐释了卫地地域特点及相对应人民性情，张子曰：“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则其声音亦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怠慢而有邪僻之心也。”^①

明清时期学者在《诗经》研究中又提出了新见，并从多个角度对《诗经》郑、卫诗歌进行探究，比如明代的季本，明中后期的戴君恩、万时华，清代的胡承珙、马瑞辰、陈奂、姚际恒、方玉润、牟庭、牟应震、魏源、王先谦等。明代戴君恩的《读风臆评》和万时华的《诗经偶笺》都重视《诗经》郑、卫诗歌的文学性，用文学鉴赏的方式来品读诗歌。他们同时认为《诗经》具有教化功能，运用诗歌这种独特的讽谏方式，可以

①（宋）朱熹：《诗集传》，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1页。

发挥一定的社会功用。清初时期《诗经》研究由“宋学”向“汉学”回归,继宋代疑古思潮后,一些学者重新举立《毛诗序》的观点。在郑、卫诗歌的研究方面,胡承珙的《毛诗后笺》倾向申述毛义,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继承了《毛诗序》的美刺传统,将郑、卫诗歌看成是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政治附属品。有的学者则从文学角度加以探讨,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努力探求《诗经》郑、卫诗歌的本义,批判前说之误。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不受成说的影响,重视《诗经》郑、卫诗歌的文学性,从创作方法、艺术特点等方面对诗歌加以鉴赏和解读。今文诗学在清代复兴,魏源、王先谦都属代表人物,魏源反对古文经学,提倡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辑录了三家诗对《诗经》郑、卫诗歌的佚文遗说,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成为齐、鲁、韩三家诗研究文献的集大成之作。

(二) 近现代相关研究

到了近代,学者们开始从社会、历史、文化角度来解读《诗经》郑、卫诗歌。

王国维在《诗经》郑、卫诗歌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方法。一是运用甲骨文和金文材料解读一些诗句,拓宽了《诗经》郑、卫诗歌研究材料的范围。二是运用词语的本义来探求《诗经》郑、卫诗歌的原意。王国维的研究具有新意,而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前,闻一多和郭沫若从文字学、训诂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加以探究,更加拓宽了《诗经》的研究途径。闻一多的《风诗类钞》《诗经通义》《诗经新义》对《诗经》郑、卫诗歌中包含的隐语及其含义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并认为类似词语在其他国风中出现时具有相似的意义,如“饥”“伐薪”等词语都与婚姻爱情有关,这些结合了语言文字学和社会学的解读在当时颇具创见。郭沫若对《诗经》郑、卫诗歌的研究更偏重于历史学和社会学,他以《诗经》为材料,研究西周到春秋时期的历史和社会;在对时代历史背景详细把握的基础上,反过来对《诗经》郑、卫诗歌的研究就更为深入有见地。同时期的《诗经》研究著作还有谢无量的《诗经研究》,谢无量从宗法制度、道德观念、时人思想等社会文化角度研究《诗经》。另外胡朴安的《诗经

学》对《诗经》的研究历史进行分析总结，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探讨了毛诗和三家诗的传承问题，及《诗经》与音乐的关系，朱东润的《读诗四论》对《诗经》中四个重大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这些论著都或多或少地对《诗经》郑、卫诗歌研究提出了新见。相关研究还有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及胡适、顾颉刚的一些研究论文。总之，及至近代，对《诗经》郑、卫诗歌进行研究的专门性论著并未出现，其研究多是包含于《诗经》的整体研究当中。

改革开放以来对《诗经》郑、卫诗歌的研究主要存在于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研究著述中。^①《诗经》的民俗学研究方面，出现了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王巍的《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和晁福林的《先秦民俗史》等。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侧重于用民俗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观点研究《诗经》。作者是闻一多先生的学生，继承了闻一多先生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诗经》的方法。王巍的《诗经民俗文化阐释》综论了国风当中的民俗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产民俗，婚丧嫁娶等社会习俗，宴飨、祭祀、游乐等信仰习俗和游艺习俗。其中对郑地、卫地的风俗文化的分析比较细致，比如详细论述了郑地和卫地的商业情况、审美品格、桑间濮上传统、男女聚会习俗和上巳节传统等，这些分析对郑地和卫地的地域文化研究有重要价值。偏重于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还有鲍昌的《风诗名篇新解》、徐华龙的《国风与民俗研究》等。

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河洛文化、中原文化的研究丛书。河南省郑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郑州市社会科学院共同主编了“郑州历史文化系列研究丛书”，包括《郑州古代都城》《郑州商都文化》等十部著作，从多个方面反映了郑州的历史和文化。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中心出版了《河南通史》《中华姓氏河南寻根》《中原文化解读》《河南文化蓝皮书》等，就中原文化的历史发展、形态、内涵、中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等方面进行了研究，《郑州历史文化系列研究丛书》《河

^① 有关《诗经》的当代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既有研究论著，又有翻译、赏析型书籍，汗牛充栋、蔚为壮观。此处只探讨与《诗经》郑、卫诗歌相关的著作。